

Walter Benjamin

Reisender mit schwerem Gepäck
Die Lebensgeschichte des Walter Benjamin

瓦尔特·本雅明

——行囊沉重的旅客

[德] 弗雷德里克·黑特曼○著

李士勋○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Reisender mit sch
Die Lebensgeschichte de

瓦尔特·本雅明

——行囊沉重的旅客

[德] 弗雷德里克·黑特曼◎著

李士勋◎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5-2245

© Beltz & Kirsch 2014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Beijing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20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尔特·本雅明：行囊沉重的旅客 / (德) 黑特曼著；李士勋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3
ISBN 978-7-200-11465-2

I. ①瓦… II. ①黑… ②李… III. ①本雅明, W.
(1892~1940) —传记 IV. ①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9703 号

瓦尔特·本雅明
——行囊沉重的旅客
WA'ERTE · BENYAMING

[德] 弗雷德里克·黑特曼 著
李士勋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大厂回族自治县益利印刷有限公司

*

889 毫米×1194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插图 8 页 155 千字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1465-2
定价：39.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20世纪30年代初的瓦尔特·本雅明
(严-彼得·特里普, 马尔巴赫德国文学档案馆)



瓦尔特、格奥尔格和朵拉·本雅明兄妹三人，1904年
(选自希尔德·本雅明著《格奥尔格·本雅明》，莱比锡1977年)



朵拉·本雅明，父姓凯尔纳，1930年
(犹太国家和大学图书馆，耶路撒冷)



朵拉·本雅明和儿子史台凡，1925年
(犹太国家和大学图书馆，耶路撒冷)



阿丝雅·拉西斯，1915年
(阿丝雅·拉西斯档案馆)



盖尔斯霍姆·邵勒姆，1920年
(犹太国家和大学图书馆，耶路撒冷)



马克斯·霍克海默，1931年
(马克斯·霍克海默私人档案)



台欧多·维森格伦德·阿多诺，1967年
(艾丽卡·罗斯，马尔巴赫德国文学档案馆)



瓦尔特·本雅明的第一本书《单行道》封面，
萨沙·斯东的合成照片（迪克豪夫，科隆）

序

文化遗产若不同时也证明这样一种野蛮，那就从来不是文明的证明材料。

——本雅明：《关于历史的概念》第7条^①

最近几年，几乎没有一篇书评、没有一篇杂文不引用一句本雅明著作里的话来装饰自己，其作者都试图借此暗示自己处于时代的制高点，更确切地说，处于时髦的顶点。

但是，这种使用本雅明某些思想碎片的浅薄行为，不仅阻碍了对其思想，而且也阻碍了对其命运的观照。对于20世纪20年代和二战期间不少德国犹太知识分子的命运来说，本雅明的命运似乎很悲惨。他的一生笼罩着不幸。最令人信服的是台欧多·W. 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就这一点所说的那句话，他指出了痛苦与认识之间的关联：

① 《本雅明文集》卷1/2，第696页。

“才能不是在宁静中形成的。但天才会在绝望中逆流而上时自己苏醒过来。”^①

本雅明的生活之路可能是通向他思想之门的钥匙——他的思想具有一种令人惊异的现实性——乍一看，他的思想好像是多义的，而且好像要对快速理解关上大门似的。

本雅明著作的一个中心问题：关于历史的进程，可以说些什么呢？或者具体地说：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战争和其他暴力行为，人类还有未来吗？要想从今天出发为将来没有苦难和迫害的生活做出贡献，必要的精神前提是什么呢？

早在本雅明的悲剧终结之前，他就成功地对这个题目说出了决定性的证词。他建议用一种特别的历史觉悟方式去观察过去，并得出关于当代和未来的结论。

我们将看到他是怎样发现和表述 20 世纪同时也是 21 世纪的问题之根源在 19 世纪就已经露出端倪，其根源首先存在于对进步的信仰和对物质世界的赞美与颂扬。从那时起，商品不再仅仅有助于满足生活的需要，而且被美化成具有魔力的物体。今天，只要稍微看看电视广告，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一点。但是，本雅明以浅显易懂和

① 台欧多·W. 阿多诺：《论瓦尔特·本雅明》，第 4 页。

具有牢固哲学基础的方式，写下了这种对商品世界的陶醉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它对我们的思想和世界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后果。

瓦尔特·本雅明作为哲学家的意义，在于他针对未来大众的哲学而把马克思主义和犹太神学这两个看起来相距遥远的哲学体系联系起来的能力。对于这一点，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指出其积极和消极的方面。

他的思想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那就是他研究不引人注目的事物，并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将隐藏在其中的意义揭示出来。他分析那些我们自己从来想不到的相互关系并揭示其特殊的视野，难道因为它们只存在于自己的特征上——或者说只存在于个人的执迷不悟里面吗？有人曾经谈到本雅明洞察秋毫的目光。也有人极力婉转地表达他的行为，像心理分析涉及梦境那样指出一些不显著的东西。

如果说本雅明在爱情中——不仅在爱情中——每每遭遇不幸，那么有人看到，他也许恰恰因为这种不幸而在人的生存状况里促使自己去取得谅解。对北欧男人来说，很少有什么特点比这个更典型了，那就是，当他表示爱情的时候，无论如何也要首先独处一次，在他走向女人并表露爱情之前，必须先亲自观察并享受一下自己的感觉。^①

^① 瓦尔特·本雅明：《单行道》，苏尔坎普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57 页。

这样的发现也说明了与之相关的本质特征。它包含一种针对自己内心的激进性，对于将这种特征写下来的人而言，这种激进性说明了某种思想的价值。

我们和本雅明一起碰到一位收藏家。他解释说，收藏也许是孩子们对于没有商品特征的也就是不值钱的东西的热情，也许这是有足够财产的富人们的业余爱好，他们只是为了更好地利用那些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东西。这两方面都可以做到把美化事物变成自己的事业。

本雅明特别热衷于图书收藏。作为热情的旅行者，他也是一位 Flaneur（法文：游手好闲者），那种知识分子的类型是“走走停停”，他曾经描述道，对于 19 世纪的巴黎和对于诗人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时代来说，这种类型是很独特的。本雅明是那种喜欢在陌生的城市里溜达并试着发现其特征的人。他用寻找图书的特殊方式来认识各个城市。

对他来说，藏书比读书更重要。他是一个由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流传的轶事意义上的真正藏书家：有一次，一个赞美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巨大藏书室的人问那位作家：“您真读过您的全部藏书吗？”他得到的回答是：“连十分之一也没读过。您每天都用您的那整套手工绘制的昂贵瓷器吃饭吗？”

现在，让我们较近距离地观察一下瓦尔特·本雅明

的那些神秘而精练的陈述之一吧——在这里，我们会习惯他的许多句子都很奇怪而且具有多种含义：大多数人在爱情中寻找着永恒的故乡。另一些人，虽然很少，寻找的却是永恒的旅行。^①

难道只有在爱情中才能找到故乡吗？难道爱情是旅行的借口，或者仅仅对于很少人来说——也许本雅明这样认为——故乡可以在永恒的旅行中找到吗？难道这两句话应该同时表现为全部的观点和认识吗？然后，剩下来的就是任凭我们读者去衡量和决定哪些陈述恰好适合自己。也许，为了以后做出决定，为了得到各自适合的指示，我们被要求要像看万花筒一样翻来覆去地看这些句子，以便在某个观点上停下来。

在本雅明的书里也可以碰到这样的句子，它们通过语言表达的精确性对那些闪电般的说明产生影响，人们把这种说明称之为认识。

礼品必须使受赠者像受到惊吓那样深感震动。^② 或者，幸福就是能够认识自己而不感到惊恐。^③ 这些句子也鲜明地刻画了本雅明这个人。他馈赠时的慷慨颇受他的朋友和熟人称道。当然，他也可以带着惊恐在认识自己

^① 瓦尔特·本雅明：《单行道》，苏尔坎普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67 页。

^② 同上书，第 58 页。

^③ 同上书，第 59 页。

之前认识世界。

在本雅明的《单行道》那本书中，可以找到“作家技巧的十三条论纲”的文本。前四条的文字是这样的：

一、要打算写一部比较大部头的作品，一定要把自己弄得舒舒服服，并保证在完成定额之后一点儿也不影响继续写作。

二、如果你想谈谈已经完成的部分，那是可以的，但不要一边工作一边拿出来朗读。你因此而获得的每一次满足都妨碍你的写作进度。遵循这一条原则，任何想告知他人的愿望，最后都将成为圆满完成的推动力。

三、工作时要想办法躲避日常生活的平庸。带有无聊声响的不彻底的宁静是难以忍受的。与此相反，肖邦或李斯特的练习曲或者工作时窸窣的嘈杂声，则会像深夜听得见的宁静同样重要。假如它们能使内耳变得更加灵敏，那么，它们会成为文体的试金石，它们的充盈本身会淹没那些讨厌的噪声。

四、要避免使用随手拈来的工具。学究式地坚持使用某种纸张、笔和墨水是有好处的。这不是奢侈，这些小文具应有尽有是绝对必要的。^①

^① 瓦尔特·本雅明：《单行道》，苏尔坎普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46 页。